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 第二十二回 拍馬屁吮癰舐痔 殺風景叱燕噴鴛

賈琢渠家住新聞盤路鑫益裡，租著三上三下的屋子。自己住在樓上，樓下本租與一個房客。一月前房客搬了出去，至今還沒有人接租。琢渠把一間廂房改作書房，一間空關著，樓上正中是起坐間，左為臥房，右邊也擺著一張鐵床，是預備給親戚來家時過宿的。這夜琢渠同著振武來家，先請他在書房中坐下，自己上樓喚他少奶奶下來，與四少爺相見。這位賈少奶，今年二十六歲，母家姓吳，原籍蘇州人氏，本是個小家碧玉，在十年前父親故世時，她母因度日艱難，再醮了一個丈夫。這吳小姐雖然是個十六歲的女孩子，卻秉性高傲，不願靠著假父過活，自己出來混入鶯花隊裡，在金閨門外作那賣笑生涯。雖說是賤業，卻頗有獨立性質，比一班隨著阿母嫁人，自甘做拖油瓶的，高出萬倍了。混了幾年，資格漸老，一來她人品出眾，妖豔非凡；二來她心地聰明，應酬周到。居然芳名大噪，吳王台畔，算得是株數一數二的名花。一班闊客大老，冤桶瘟生，自然趨之若鶩。吳小姐的營業，也就蒸蒸日上。無如蘇州人，原有個蘇空頭的別號，場面上架子十足，其實還不能打一個對折算賬。吳小姐生意雖好，開銷頗大，忙忙碌碌，仍不能積起錢來，因此頗有遷地為良之意。恰巧有幾個花姊妹，要往北京去做生意。吳小姐一想，素聞北京是個大人老爺出產的所在，這班人多金善嫖，最肯揮霍，聽說上海很有幾個時髦信人到北京去發了財回來的，我往日也有北上營業之意，只因不得伴侶，恐人地生疏，故而未往。如今有他們幾個人進京之便，我何不結伴前去，到了那邊，也可同落一個班子，免得寂寞。看生意好多混些時，生意不好再回蘇州，有何不可。當下與那幾個花姊妹一說，好在這班人操業雖賤，然而在同輩中，頗肯互相提攜，不比時下一班做大買賣大交易的，往往同業嫉妒，互相傾軋。當時都各贊成，吳小姐也就拚擋行具，輕裝北上。到得那邊，才知這地方只空掛一個名兒，那時還在前清時代，這班大人老爺，雖說愛嫖，其實還夾著一種做官的目的。不過借著嫖院為運動之地，前門八大衛一帶，南都金粉，北地胭脂，何可勝數。內中有幾個和王子貝勒，軍機大臣相與的，自有一班運動家捧著大塊金子金銀，前去報效，還和下屬見了上司一般，仰承意旨，逢迎維謹，偶得歡心，美缺立致。其餘一班中下等的妓女，大都門前冷落車馬稀，反不如蘇申間還有些空心大老官來往。吳小姐幸得有幾個熟客在京，生涯還可稱得不惡，若和一班紅信人相比，可就有天淵之別了。

匆匆日月，倏忽已是數年，吳小姐手中也有了幾千銀子衣飾。她因久歷風塵，滄桑轉眼，自己也將及花信之年，便存了一個擇人而字的念頭。這時節賈琢渠正在財政部，當一名三等科員。虧他一張大口，在外間極力狂吹。有些不知底細的人，都當他是財政部的次長，他和伯宣等時到吳小姐處走動，吳小姐見他狀貌魁梧，談鋒犀利，也信他是個部裡的大人物，頗有委身之意。琢渠素知吳小姐頗有私蓄，久存人財兩得的野心。又值自己斷弦待續，正可趁此時機，藏嬌金屋。兩面有心，談判極易。吳小姐又要求幾條條件：第一條要作正室；第二條不許納妾，第三條處理家務，須有全權。琢渠一一允從，不多幾時，這位人盡可夫的吳小姐，已變做一人獨享的賈少奶了。過門之後，才知他丈夫在財政部的地位，並不重要，進款極校然而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，卻也無可奈何。幸得琢渠在賭字訣中，很有經驗，故而還可得些貼補。不料未及半年，財政部更動總長，琢渠等一行附屬品，飯碗都落了空。北京人的勢力，更比上海人利害。琢渠在有差使的時候，自有一班人邀他去賭博。及至閒散之後，便沒人睬他。琢渠自知在京混不了，只得帶著他少奶奶同到上海，在新開租了公館，一邊謀事，一邊和幾個老友徵逐，趁機會做些賭博生涯。雖然裝得很闊的場事，其實內裡頗為拮据。這天他遇見方四少爺，心好奇貨可居，請他到自己家中居住，喚少奶奶下樓相見。賈少奶本來見多識廣，對著四少爺，不慌不忙，左手捧心，右手把一方絲巾掩著口，含笑盈盈的鞠了一躬，振武慌忙站起，連說不敢不敢。一面偷賈少奶，穿著一件玄色外國絲紗夾衫，玻璃紗西式套裙，長拖至地，微微露出湖色黑鑲口的紗鞋，身材不肥不瘦，不長不短，眉黛春山，目橫秋水，桃腮杏靨，粉面朱唇，果然生得不差，不由的暗暗稱羨。賈少奶斜轉秋波，對振武看了一眼，又舉目向桌上一望說：「哎喲，他們還沒倒茶嗎？」說著，翻若驚鴻似的，走出書房去了。振武眼光送著她出去，琢渠見振武還呆呆站著，忙說：「四少爺請坐。」

振武猛吃一驚，即忙坐下，臉上微覺害臊，意欲講一句話兒解嘲，卻又想不出一個話頭。正在為難，琢渠笑道：「山荊蓬門野質，不諳禮節，只因下人們十分呆笨，使喚不甚湊手，所以都要自己指揮，請四少爺休得見怪。」振武道：「琢翁說那裡話，我此番擾府已甚，請勿多禮，令我不安。講到尊夫人親操家政，正是近日婦女中難能可貴之事，令人可敬令人可佩。」琢渠笑道：「四少爺過獎了。」正言時，忽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大姐，捧著一隻福建漆的茶盤，盤中安著兩隻東洋茶杯，泡著頂好的兩前茶，送將進來。琢渠親自取一杯，雙手舉起，恭恭敬敬奉與振武。自己也取一杯，呷了一口說：「一盞清茶，抱歉之至。」振武笑道：「琢翁太謙了。」琢渠見那送茶的大姐，還未出去，便說：「阿寶，你同娘姨把四少爺帶來的行李搬上樓去，交給少奶奶，好好安放。」

阿寶答應著出去，琢渠又向振武道：「這裡地位很為狹窄，皆因上海地價昂貴，一班地主，蓋造出租的市房，那和蜂房一般，只圖房客住得多，多收租金，那顧住的人適意，不適意，此間已算是寬大的了，但和北京相比，卻還天差地遠，請四少爺樓上坐罷。」振武聞言大喜，當下隨著琢渠上樓，賈少奶早站在扶梯頭上相迎。振武見她已換了一套衣服，上身穿的是印白熟羅單衫，下著雪青紡綢中衣，並不係裙，褲腳管高高吊起，露出四寸半左右的金蓮，仍穿著湖色紗鞋，用外國寬緊帶鞋夾夾著，電燈底下，照見她一雙雪白荷蘭布的小襪上，連一點塵星子都沒有。振武自樓下看起，走到半扶梯，頭顱剛和賈少奶金蓮相並，猛然間觸著一股異香，振武覺得心中一蕩，腳底下一滑，險些兒跌下樓去。賈和奶連說：「四少爺走仔細。」振武一氣奔到樓上，琢渠已先自進去，振武和賈少奶打了一個靚面，賈少奶微微一笑，說：「四少爺裡邊坐。」琢渠在內接口道：「請進來罷，只是地方髒些。」

振武走到裡面，見起坐層中，陳設的木器傢伙，都已半舊。壁上所掛書畫，雖冒著名人招牌，也不是名人手跡。有一副對聯，還是他搬家時朋友送的。上聯是「燕構華堂百代迪吉」，下聯是「鶯遷喬木五世其昌」，落款寫著琢渠如兄喬遷之喜，愚兄康爾錦頓首賀。振武見了笑說：「這副對大約可以除去，另換一副了。」琢渠道：「正是呢，只為我有一種懶脾氣，掛上了對聯，就不想到更換。我家還藏著一副祝枝山真跡對聯，我愛他紙張潔白，裝璜嶄新，深恐掛出來弄髒了可惜，故而沒有掛出。既然四少爺這般說，明兒就把這一副來換了罷。」振武道：「祝枝山乃是明時人，他的墨跡留到如今，還是潔白嶄新的，可見收藏得異常珍貴，平時掛出來著實可惜，待我改日自己寫副送你罷。」

琢渠道：「四少爺若肯大筆一揮，足令蓬筆增輝不少。講到我那副祝枝山對聯，上款還落著琢渠仁兄大人字樣呢。」振武聽了笑道：「這個決無此理。祝枝山和你相隔數百年，那有替你寫對落款之理，想必琢翁受人之愚了。」琢渠道：「受愚也罷，橫豎我只花得一元二角錢買的。」振武大笑，其實琢渠那有什麼祝枝山對聯，不過故作趣語，博振武歡笑而已。當時琢渠又讓振武房裡坐，振武並不推卻，隨著賈少奶三人一同走進左首那間房內，只見正中擺著一張紅木大床，橫頭一隻紅木鑲雲石的梳妝台，兩口鏡面大衣靠櫥，窗口一張外國寫字檯，亂堆著幾本書籍。那一面還有兩隻外國安樂椅，一色的白布椅套。床對面一對紅木小圓椅，一張小小茶几，電燈雪亮，收拾得很是乾淨。振武走進裡面，才想起這是他家臥房，頗覺難以為情。琢渠十分慙慙，讓他在安樂椅上坐了，口中還說彼此至交，請勿客氣，今晚就請四少爺宿在這間房內，愚夫婦住到對面房中去。不過地方骯髒些，未知四少爺意下如何？振武道：「琢翁自己臥房，莫非在對面嗎？」

琢渠道：「不是。這間便是愚夫婦臥房，但對面也有床鋪，愚夫婦不妨搬過那邊去住。」振武道：「這個決決不可，琢翁請住在這裡，那邊既有床鋪我不妨住過去。若教我宿在你們房中，你們反要讓我，這句話萬萬說不過去。況我借住府上，日子長短，還說不定。占了你們的臥房，教我如何過意得去。」琢渠道：「四少爺何必推辭。當日我在京供職時，深荷老太爺賞識，即今一粥一飯，莫非老太爺所賜，愚夫婦久沐洪恩，報答無日，莫說讓幾天房，就使一輩子為奴為婢，也心甘情願，請四少爺看愚夫婦一片至情分上，權時宿在這間房內罷。」振武執意不肯說：「這事如何使得，天下決無作客僭越主人之理。承琢翁盛情，倘若要將臥房讓

我，我卻萬萬不敢承當，只可另向別處借宿了。」

琢渠再三相勸，振武那裡肯依。琢渠無奈，因說那邊更比此間骯髒，如何是好？振武連說不妨。賈少奶接口道：「請四少爺先過去看看，再教人收拾收拾便了。」振武道：「很好。」當下賈少奶在前引路，振武琢渠在後跟隨，走到對面房內。賈少奶一伸手開了電燈，振武舉目觀看，原來這間房中，是堆放衣箱雜物的，卻排列得十分整齊，也有椅桌桌凳等擺設，還有一隻外國梳妝台，一張雙人大鐵床，雪白的蚊帳，鋪著台灣細席，床正中擺著一隻白銅煙盤，那盞廣東高腳煙燈，燃火未熄，一桿翡翠鑲的象牙槍，橫放在旁邊，振武見了笑道：「原來琢翁也吸煙的。」

琢渠笑道：「我哪能吸煙，原是內人沒事時抽幾口玩而已，其實也沒有煙癮。」振武道：「婦人還以吸煙為妙，因吸煙很可解悶。試想女人成日在家，無事可做，若不吸煙，豈不煩悶。近人提倡禁煙，我以為只禁男人，不禁女人，卻未嘗不是個通融辦法。」琢渠笑道：「四少爺果能把這個問題實行，將來定有無量數香閨少婦，繡閣姣娥，馨香屍祝呢。」振武大笑。琢渠又說：「這房間四少爺不嫌太髒嗎？」振武道：「很乾淨的，怎說太髒。」琢渠道：「如此換一床被褥罷。」振武道：「也可不必，我帶來的，還不如你們的潔淨，今兒權借一用，改日還須勞你家下人，替我把被褥洗一洗乾淨。」琢渠道：「這個一定效勞，就使內人親手洗，也不妨事。」振武笑道：「那卻萬萬不敢。」

那時，見賈少奶已坐在床沿上，把小鉗子夾燈心，將火頭撥得旺旺的，琢渠讓振武床沿上坐，振武坐下，看賈少奶低頭撥火，戲說為何不吸煙呢？賈少奶笑了一笑，還未回言，琢渠道：「莫吸煙咧。四少爺路上風霜勞頓，快鋪床給他早些安歇罷。」振武忙道：「不妨不妨，盡吸煙，我也很歡喜這個東西，少停也得吸幾筒呢。」琢渠道：「如此教內人替四少爺裝煙，我還要下樓去寫幾封信，恕不奉陪了。」說著也不等振武回答，徑自走了出去。振武並不怪他怠慢，一翻身睡下。賈少奶撥旺了火，也就睡倒香煙，將一隻五錢頭的銀煙盒，拿在手中，輕輕揭開盒蓋，用一支鋼杆，攪和了煙，才蘸著些打泡。振武鼻孔嗅了幾嗅，說：「好香的煙。」賈少奶道：「這是大土熬的煙，故而很香。只因小土和紅土，吸了最容易上臉，所以我們都買大土煎熬。」振武道：「煙自該吸得好些，一般花了錢吸煙，省得到底有限。紅土更容易吸壞人，若貪小便宜，吸歹貨，還不如不吸的更剩。」賈少奶道：「正是。」一面已裝好一筒煙送給振武。振武道：「你先吸罷。」賈少奶道：「四少爺先請。」

振武張開大口，銜著煙槍，賈少奶一手替他托槍，一手把鋼杆在門門上撥煙。振武一邊吸，一邊噴煙，口中不住的贊好。吸罷，賈少奶又替他裝煙。兩個人說說談談，不知不覺，已吸了五筒。琢渠信已寫好，走上來，見他們還在吸煙，略坐一會，先自回房安歇。振武又吸了兩筒。他本是沒有煙癮的，隨吸隨噴，但吸得多了，也不免有些下肚，此時覺得頭腦眩暈的，不能再吸，教賈少奶自吸。賈少奶自己吸過了癮，見振武已自睡熟了，不敢將他驚醒，自己坐起來，呷了一盅茶，意欲回轉那邊去睡，深恐振武醒來，沒人替他鋪床疊被，只得放輕腳步，走回自己房中，和琢渠一商量，也說還以過去陪他為是。賈少奶又躡手躡腳的走回這邊，見振武兀是沉沉渴睡，賈少奶只得和衣睡在煙鋪上，和振武面面相對，中間隔著副煙具，算是界限。大凡吸煙的人，在燒煙抽吸之時，倒是精神百倍。及至煙槍丟下，對著煙燈，便和有瞌睡蟲鑽進鼻孔去一般，最容易睡著。賈少奶才一上床，已經入夢，夢見方四少爺差人送給她幾百擔大土，心中十分快活，一面收土，一面教人支鍋熬煙，煙氣瀰漫，煙香撲鼻，好不適意。不表賈少奶夢中歡喜，且說琢渠天明起身，走過對房，見他二人和衣睡著，暗自好笑。先把賈少奶喚醒，賈少奶的大鍋子煙，還沒熬好，被他叫醒，很不受用，說怎的你半夜三更已起來了。琢渠笑道：「你睜開眼看看，這時候已八點敲過咧，還說半夜三更呢。」

振武被他二人講話驚醒，一■嚕翻身坐起，揩一揩眼睛，見了琢渠，頗覺有些慚愧，說昨夜不知怎的吸煙睡著了。琢渠道：「正是呢。我恐四少爺醒來要茶要水不便，故命內人在此侍候，豈料她也不知怎的睡熟了。」振武驚道：「原來尊夫人昨夜沒回房安睡，這更抱歉極了。」琢渠道道：「彼此至交，有何妨礙，四少爺晚間和衣而睡，不甚舒服，這時候尚早，教內人鋪了床，解衣再睡一回起來不遲。」賈少奶忙把煙具搬開，鋪了一床衾被，振武也覺有些困倦，隨向賈少奶道了一聲有勞，才解衣安歇。賈少奶回到自己房中安睡。琢渠自去勾當公事。振武睡到午後三點鐘才醒，慌忙穿衣起身。大姐阿寶在起坐間內，聽得聲響，探頭向裡面望了一望，即忙去打臉水送進來。振武淨面，漱了口，聽那邊房中賈少奶的聲音叫喚阿寶，知她也起來了，走過去一看，賈少奶雖已坐起，還沒下床。見了振武，又微微一笑，振武見她未穿外衣，慌忙縮出來，退到起坐間中坐下。賈少奶穿好衣服，洗過面，走出來，笑向振武道：「大約四少爺肚子餓了，我適才打發他們去買點心，怎麼還不回來？」

振武道：「別忙，我昨兒吃了晚飯，沒運動，肚子並不覺餓，慢慢的不妨。」說時，見一個粗做娘姨，送進兩碗雞絲麵。阿寶忙開抽屜，拿出兩雙金鑲天竺筷，擺在台上。賈少奶親自端了一碗麵，遞給振武說：「四少爺請用點心。」振武接了，自覺肚中有些饑餓，並不客氣，便和賈少奶面對面吃著。才吃得一半，忽聽樓下有人叩門。那粗做娘姨三腳兩步奔下樓去，阿寶跟著下樓去，一會兒高聲道：「少奶奶，二小姐來了。」

賈少奶聞言，慌忙丟下筷，奔到扶梯頭上去迎接。振武不知這二小姐是誰，也停筷觀看。只聽扶梯上一陣腳聲，阿寶先上來，接著那位女客上樓，先和賈少奶互相問好，才一同進內。原來不是別人，就是媚月閣。見了振武，笑問四少爺昨夜沒甚不舒服嗎？振武想起昨夜那件事，不覺笑了，隨說沒甚不舒服，你怎的這般早就來了。我們昨兒吸了一夜煙，這時候才起來呢。媚月閣見他們的面還未吃完，說你們快用點心罷，別餓著肚子多說話咧。振武一氣吃完了面，阿寶忙絞手巾給他抹嘴。賈少奶還在那裡細細的咀嚼雞絲，振武便招呼媚月閣，同到他住的那間房中講話。賈少奶吃罷面，站在房門口，張了一張，見振武和媚月閣二人，正唧唧囀囀的說著話，不便闖進去，岔斷他們的話頭，隨命娘姨端整中膳，又叫阿寶到對門魏公館去喚梳頭的。原來賈少奶家中沒用梳頭娘姨，包給魏公館梳頭的梳，每月兩塊錢。所說那魏公館，便是魏文錦的公館。他本住在白克路，因他如夫人和趙伯宣出事之後，知道住在沿馬路，人家弔他如夫人的膀子太容易了，因此喬遷到鑫益裡中，恰和賈琢渠家前後門相對。文錦與琢渠本係素識，故而兩家內眷，也就相與得頗為投機。那梳頭娘姨，也是賈少奶舉存給魏家的，自己卻包給她梳。這天阿寶過去一喚就來。賈少奶問她姨太太起身沒有，梳頭娘姨回說起來多時咧。剛才李姑太太、曹少奶奶、康奶奶等來了，他們正議論到杭州去的事，還教我帶信問你，今年去不去？賈少奶道：「去年我因身子不爽快沒去，本打處今年去的，不道家中有了客，只恐沒空兒去了。」

言時，阿寶捧上洋鏡匣子，梳頭娘姨替賈少奶拆散了頭髮。這時候，又聞開門聲響，卻是琢渠回來了。他一見梳頭娘姨，便問你們老爺在家嗎，梳頭娘姨回說：「老爺還是飯前出去的，至今沒回來。」房裡振武聽得琢渠說話聲音，高聲喚道：「琢翁這裡來。」琢渠應聲入內，見了媚月閣，笑道：「原來二小姐也來了。」振武道：「我正同他講這裡的事。只因此間臥房，你們自家要用，給我占了，彼此俱有不便。」琢渠聽說，深恐振武要搬到別處去，慌道：「我們沒甚用處，莫說四少爺只要一間臥房，就使要兩間，愚夫婦也可奉讓。」振武笑道：「不是這般說，既然做了房間，豈有不用之理，我看你們樓下，還有一間空著，方才同老二說過，想把那間收拾收拾，糊一糊花紙，作為向你轉租的，我自去買一房外國傢伙，僱一個下人使喚，吃你家的飯，該給多少房飯錢，任你說一聲，一則彼此兩便，二則煩勞你們，我也很覺過意不去。」

琢渠道：「四少爺說那裡話，我們至交，些須小事，說甚煩勞，四少爺萬勿想到這層上去，仍請住在樓上。愚夫婦兩個輪流服侍四少爺，也不須另外僱人了。」振武搖頭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。又不是三天五天的事，我意欲耽擱一年半載呢。」琢渠知道振武有些哥兒脾氣，有自己，沒他人，料想相強無益，便說：「既如此，我明兒就著人打掃糊裱，但一兩天還不能舒齊，四少爺仍要住在樓上的。」振武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但不知每月該多少房飯費？」琢渠道：「這句話四少爺休再提及，我們決決不要的。四少爺倘要貼我們房飯費，未免瞧不起我們了。」振武還不肯聽，媚月閣從旁道：「既然賈老爺這般說，四少爺也休再固執，辜負了他的盛情。就使要貼什麼費，改日不妨總算，何必小家子派的，一開口就講價錢呢。」

振武笑了。三個人又談論糊房間，該用什麼花紙，買傢伙，應添那幾件物事。談了一會，賈少奶頭已梳好，臉上粉撲得雪白，站在房門口，笑盈盈的向裡面望著道：「你們話兒講完了沒有？四少爺起來了至今，只吃得一碗麵，想必肚子餓得慌了，這裡飯已

端整許久，還是吃了再說罷。」琢渠忙道：「啊喲，我忘了四少爺還沒用飯，快請吃了，我們同往木器店去看傢伙。還有康中丞的八姑爺曹雲生，也要會會四少爺，今夜在精勤坊，藍河別墅處，專誠請四少爺吃酒，教我務必陪著四少爺去的。我們到大馬路去，著了傢伙，變過去正好。」振武道：「我和他素不相識，如何去擾他！」

琢渠道：「雲生乃我們的多年知己，他為人最好結交朋友，而且十分有趣，上海種種遊玩的去處，他處處精明，故我斗膽把四少爺耽擱在此的事告訴了他，他也是久慕四少爺的大名，知你現在上海，喜歡得什麼似的，定要我和他介紹，我已代為答應下了。將來有他伴著，一同遊玩，很有許多好處呢。」振武大喜，賈少爺又催道：「四少爺請用飯罷。」振武道：「方才我點心吃得不多時，委實並不饑餓，飯還吃不下。」琢渠道：「四少爺多少用些罷。」媚月閣也道：「點心只能點饑，一會兒就餓的，四少爺多少須用些飯。」

振武無奈，只得出來到起坐間內，見桌上放著四副杯筷，肥魚大肉，滿擺一台。媚月閣、琢渠都說吃過了，賈少奶隨命阿寶收去兩雙杯筷自和振武對吃。振武只吃得淺淺半碗飯，抹了嘴，拖琢渠同往大馬路買傢伙去了。媚月閣陪賈少奶吃罷飯，正要告辭，忽然魏公館的梳頭娘姨走來，說姨太太請少奶奶和二小姐過去有話說，媚月閣與魏姨太太本來也相識的，當下催賈少奶趕快洗了面，同往魏公館而來。魏姨太太房中，還有三個客：一個曹少奶奶，是康中丞的八小姐，便是琢渠說的曹雲生之妻；一個李姑太太，是康中丞的姪女；一個康姨奶奶，是康爾錦之妾，本是堂子出身，原名花如是，生得嬌小玲瓏，顧盼動人。媚月閣一到裡面，笑問你們怎知我在他家，著人前來喚我？魏姨太太道：「不是梳頭娘姨來說的嗎！」

媚月閣笑說：「哦，原來早有探子報到，你們請我過來則甚？」魏姨太太道：「我們打算後天到杭州去，問你們兩個怎麼樣？」賈少奶先說：「我是不能去了，去年害病，今年巴巴要去，不期昨兒來了一個什麼北京方總長的四少爺，耽擱在我家，真是湊巧不過的事，今年又去不成了。」媚月閣歎道：「你還可以走得開呢，像我真是一步也動不得，吃了這碗把勢飯，由不得自己做主，任人家呼來喚去不論張三李四，做官的，當烏龜的，見面之後，免不得都要尊他一聲大少，我已是怨盡怨絕的了。一向要嫁人，無如一班客人，稍殷實些的，都是客邊人，我卻成心嫁一個在上海辦事的人，一則小姊妹們，可以時常相聚。二則上海地方，比別處舒服，要什麼便有什麼，住慣上海，再也不願意離開。我最羨的是老七，當年我初到北京的時候，她還在三馬路掛牌。及至我這番來時，她不是已做了康爾錦的姨奶奶了麼。」

康姨奶奶接口道：「老二，你別羨我罷，嫁人也不是什麼好事。嫁得好的固好，嫁得不好，一輩子不得出頭。」說到這裡，忽然眼圈兒紅了。媚月閣莫名其妙，曹少奶奶、李姑太太都知她觸動心事，忙說：「你們別丟了正事講浮文罷，今年大約又是我們四人合伙去了。老二可要喫幾口煙？你現在是難得到這裡來的。」媚月閣一看鍾說：「阿喲，我要走咧。這時候天色將晚，我那邊一上火，就要出堂差了。」眾人知她有事，不使留阻。媚月閣走後，曹少奶催魏姨太太拿煙具，李姑太太便橫下去燒煙，幾個人輪流吸著。又講了半天閒話，才各自回去。康姨奶奶本有包車坐回家中，恰值爾錦換了衣服，預備去赴宴，因包車沒回來，自己不能出去，便把一班下人出氣，正在作威作福的當兒，見姨奶奶回來，隨問包車回來沒有？姨奶奶道：「回來了。」

爾錦道：「什麼事，成天不在家中，累人這樣尋不到，那樣尋不到，我替你想想，在外面風吹日曬，奔來奔去何苦呢。」姨奶奶見他盛氣相向，心中很不舒服，便說誰在外間奔來奔去，只因八小姐同李姑太太叫我回到杭州去，多談了一會話，因此回來遲了。爾錦聽說，哼了一聲道：「好容易的話，到杭州去，舊年去了一趟不夠，今年還要去，你好同老八等相比嗎？他們得著好爺娘好漢子，有錢給他用，我卻沒錢供給你遊山玩水。你自己不想想，蹺腳騾子跟馬跑，跑折了腿，也是不中用的。」這幾句話，氣得姨奶奶渾身抖戰。想起自己初嫁爾錦的時候，也有三四萬金私蓄，那時他對著自己何等恭維。自己一開口，他無不從命維謹。只怪自己沒主意，被他甜言蜜語，把私蓄都哄了去，豈知他心如狼虎，錢一到手，頓時變了一副面孔，動不動盛氣相向，毫無夫妻情義。早知如此，悔不學媚月閣的樣兒，在風塵中再混幾年，慢慢的擇人而事。當時只為康爾錦是康中丞的胞姪，鐵路局局長的虛名，豈知卻是個人面獸心的毒物。如今欲罷不能，悔之無及，想到這裡，一陣心酸，淚如雨下。爾錦也不管她哭不哭，揚一揚脖子，冷笑一聲，下樓坐上包車，徑往精勤坊藍河別墅家而去。

原來今夜曹雲生生請方振武，也有爾錦的份。雲生教他早些去，故他趕早前往。一到那邊，知道貴客還沒來，主人曹雲生和自己兄弟爾年，還有康中丞的七少爺寅生三個人先在。你道振武與琢渠二人出來多時，因何這時候還未到來？只因他二人先在大馬路泰昌外國木器店看木器，振武買了一張雙人鐵床，一口柚木大衣廚，一張車邊玻璃的柚木梳妝台，一張鑿石麵湯台，四隻絲絨彈簧椅，兩隻藤椅，四張茶几，一張寫字檯，又買了許多零星物件，講好價，付了定洋。琢渠開了個條子，命他們送到鑫益裡。才走出木器店，依琢渠的主意，便要到精勤坊去。振武說太早，教琢渠同往別處玩玩。琢渠知道振武好色，便帶著他到自己姘婦家中。他姘婦名喚鳳姐，原是個秘密賣淫的私娼。和琢渠相識多年，琢渠本答應納她為妾，不期娶賈少奶時，約法三章，不能違背，因把這件事擱起，每月貼她三十塊錢，鳳姐心中很不舒服，去年不知怎的，生下一個女兒，據鳳姐說是琢渠生的，琢渠也將錯就錯，認是自己的骨血，替她僱了個乳娘，自此鳳姐時常對琢渠說：「目今我已替你生男育女，不能不算是買家的人了。」

琢渠也糊裡糊塗答應著，其實鳳姐的意思，卻是要渠琢多貼些錢。今見他假癡假呆，只得當著琢渠的面算是買家人，背著他權充別家人了。鳳姐還有個妹子住在一起，叫做珠姐，才只十七歲，生得豐若有餘，柔若無骨，白得和粉團兒似的，很為可愛。這天琢渠帶振武回到裡面，振武問他這是什麼所在？琢渠假說是朋友家中。不意鳳姐抱著孩子，送在琢渠懷中，說教你爹去抱罷。振武聽得清楚，問是那一個的孩子？琢渠臉一紅，回說是朋友的。振武道：「朋友的為甚叫你爹嗎？」琢渠答道：「乾爹。」振武大笑。琢渠問鳳姐你妹子那裡去了？鳳姐道：「在隔壁抹牌。」琢渠命她火速著人喚她回來，不一時，珠姐來了，振武見她生得不長不矮，又肥又白，天真爛漫，憨態可掬，心中頗為中意。琢渠笑向振武道：「這女孩子，我替你做媒，好不好？」

在琢渠原是一句戲言，不期振武卻認了真，笑著在琢渠背心上上了一下對他附耳道：「你當真可以替我做媒麼？」琢渠笑：「自然當真。」振武喜道：「如此我想搬到你家樓下時，下人也不必另外僱了，就教她服伺我，粗重的事，教你家下人帶做，待我回京時多送她幾百塊錢，給她辦嫁妝將來嫁一個好好男子，你道如何？」琢渠聽說，呆了一呆，暗想這件事，自己做不得主，口中仍說很好，一面對鳳姐丟了個眼色，把她叫到旁邊，私把振武的意思說了。鳳姐道：「你這朋友，究是個什麼路道呢？」琢渠對她吐一吐舌頭道：「了不得，他乃是北京方總長的第四位公子，因事來滬。往年在京時，有許多王公貴族，要把女兒送給他做小老婆，他還不願意。難得他看中你家妹子，可不是一個絕好機會麼！」鳳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何不堂堂皇皇，把珠兒討去做小，好讓我們沾些光。」琢渠道：「現在卻不能這般說，只須你妹子能巴結他，令他難捨難割，那時自然變做他家的姨奶奶了。」

鳳姐大喜，喚珠姐過來，告訴她。珠姐雖是個十七歲的女孩子，但既生長在這朝秦暮楚的人家，自然閱人不少，她見振武生得俊俏風流，心中亦甚有意。聽她姊姊一說，更是滿面春風。鳳姐帶著她叩見方四少爺，振武一把挽起，教她坐在旁邊。此時天色已黑，鳳姐令人點上保險燈，振武借著燈光，細細對珠姐觀看，真可謂燈下看美人，更顯得肥白可愛。又有琢渠等從旁湊趣，振武樂不可支，竟把雲生處的宴會忘了。後來琢渠猛然想起，一看鐘已七點三刻，忙叫振武快去，振武還不肯走，被琢渠硬拖出來，鳳姐送至門口，私問琢渠，珠姐的事兒怎樣辦？琢渠道：「待他房間鋪好，我再來帶她去便了。」